我讀「寂寞的美國人」有感

作　者：蘇珊妮哥頓（SUZANNE GORDON）

出版者：SIMON & SCHUSTER

出版日期：一九七六年

「寂寞的美國人」，該不是一句陌生的字眼，我們看過太多的報導和描述——坐在百老滙大道上晒太陽的老人，一直晒到有一天從椅子上突然消失了。獨居於公寓的老人，成年不會有與人交談的機會，直到送牛乳的工人有一天發現堆積於門口，無人取食的牛乳，才驚覺老人的仙遊。養老院裏的老人，每年只盼望到聖誕節時，能收到兒孫的賀卡，說不定這一個小小的心願，到老死也難以得償。在一個極度工業化的社會，人，是如此的渺小，尤其是年老了的人。寂寞，似乎是隨著年齡而遞增的。然而，現在，寂寞却已不只是老人獨有的專利了。畢業於康奈爾大學的蘇珊妮哥頓女士，用她膩細的筆，繪出了今日寂寞的美國人，不是年老體弱的老人，而是如日東旭的單身男女，正當盛年的離婚夫婦，以及天眞無助的孩子們，這些佔著美國大半人口的公民，正寂寞而孤獨的生活著，作者筆下那一羣情晰無奈的面孔，像一幅幅冷峻的速寫，讀後令人爲之一嘆。

這不是一本小說，作者沒有花太多筆墨編述，也許說是一篇報導或調查更貼切些。現在先簡單的介紹這本書的內容：也讓讀者了解一下，人人嚮往的美國

，它蘊藏的問題也很多，值得警覺之處，正是我們不容忽視的。

單身的生活

正如作者所說：「我們的社會（美國）是一個以愛先入爲主的社會。」我們愛人，也渴望被愛，從小的教育、觀念，把人們教育成一個個「愛的追求者」。「你一無所有，直到你有人愛妳」，在這種情形下，成長的男女，不免千方百計的追求愛的對象，尤其以女孩子爲盛，從小就被父母教育著如何吸引人。如果幸運，在二十五歲以前可以找到「歸宿」，否則就成了單身男女。女孩子會做出一些傻事來吸引男人，或去尋找男伴。男人，也會浪費無謂的時間消磨在酒吧裏，目的不外是害怕獨處的寂寞，每夜消磨在酒吧裏，擠在人聲喧嚷中，不僅可以聽到人語，感覺活著，而且還可以找機會結交異性朋友。酒吧，成了單身男女逃避寂寞的場所，也成了現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橋樑。

作者在這一方面也做了不少的調查報導，像三十二歲的建築師，就稱他爲A吧，他急欲成家，他早已

離婚的男人更孤獨，因為他無「家」可歸。

厭倦了與男孩子們一家家酒吧的逛，但是他又不願獨處，他的上酒吧，使他名聲大壞，而他也知道，在酒吧中不可能找到理想的伴侶，然而從他工作中，更難找到合適伴侶。他只好繼續如此下去，因爲他不願忙了一天之後，回到無人交談的公寓，忍受一個孤獨的晚上，「我們是一個夫妻制度的文化」，單身，多少意味著一種失敗。作者也舉了單身女子安茱莉的例子，她最怕週末的晚上無處可去，她怕孤獨，她千方百計安排約會，請人來家裏玩，或希望別人請她出去，她深惡自己這種愚蠢的作法，但又受不了寂寞的痛苦，她所有的心思、精力，大多用在這上面，她說，她如果想到別人正在享受週末夜晚，而她却忍受寂寞，她是寧可上酒吧去混的。

作者也訪問了一個二十六歲的商人B，「你知道單身生活的滋味？」他說：「我想在大學時代，你不會覺得，妳有同室寢友、同學、朋友，但是畢業後，你很快就厭倦了，我覺得寂寞，我希望安定，我找了合意的人就結婚」。也許，這是解除寂寞的方法——結婚。但是個人主義以及未深切的認識，也構成了離婚率的上升之因。

當然，作者所指的單身男女，並不只包括未婚的男女，她同時也報導了一些離婚的男女，在紐約曼哈坦區的麥士威酒吧，在觀光地區的單身男女公寓，這一切因單身男女日多而興起的業務，不僅象徵者男女更公開、更隨便的關係，也蘊藏了人們心底深處的寂寞和徬徨。

在紐約市的單身男女，幾乎人人皆曉麥士威酒吧，在那堆積人山人海的屋子裏，人們相擠相擁，不管相識與否，人人明白去麥士威的目的是在調劑身心，所以在那裏的行爲也就較爲離經叛道，譬如一個男的要向一個陌生的女孩耳語，女孩問他爲什麼？他說要告訴她一個秘密，等女的把耳朵湊過去他的唇邊，他却給她一個香吻。有時，愛情（？）就此產生，當然，多數是徒勞的。

另外在洛杉磯，紐約，芝加哥等大城，因單身男女之驟增，所以除了酒吧之外，也有了單身公寓，專租給單身的男女，設備應有皆有，租金昂貴，但是却比上酒吧省錢，寂寞的男女，可以共處、共居，却不必負任何責任。根據一九七四年統計，這種單身公寓已建築了十萬棟。

離婚

海倫，五十五歲，她結婚多年，却一直過著不快樂的生活，她無法與丈夫交談，她酗酒、她頹喪，最後，她終於離婚。

「沒有丈夫和酒，使我想到了許多未曾想過的問題，以前妳覺得活在丈夫的陰影裏，扮演一個不重要的角色，現在，妳不比以前更重要，但却也沒有了被需要的感覺，妳覺得沒人愛妳，妳的愛也無人接受，這孤單寂寞比妳自覺不再年輕貌美更難以接受」。

離婚是現代生活中最寂寞的產品，像一棵大樹，連根拔起，斷絕了熟悉的土壤，所有的親友及社會關係，全發生變化，或者說，棄之而去。

而這不幸的寂寞感，却越來越重的籠罩下去，美國離婚率的日增，已到了四比一之數，在加州更盛，每三對中就有一對離婚，在一九七三年，有十七萬一百七三對結婚，有十一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對離婚。

在離婚的程序之後，離婚的男女驟然才驚覺到跟隨離婚而來的恐懼——獨居，「哦！老天，我要一個人住了。」，獨居，也意味著寂寞，所以，有人又找一個同居者，也有時，兩人又破鏡重圓，住在一起，共同抵制孤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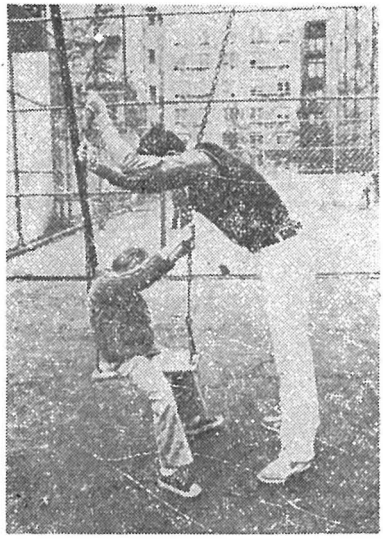
當然，離婚有時並不是雙方的意願，有時男的有了外遇，有時妻子重新估價了自己的身份，不願再困守家裏，套一句新女性主義的話，要有自己的事業及成就。一個婚姻，就因爲缺少彼此的忍耐而破碎。如果是年輕的夫婦，沒有兒女，分開後各自發展，誰也不欠誰，但是如果是多年夫婦，有了孩子，則受苦的範圍就深廣些。

據作者統計，離婚的男人對這種新的孤獨比女人更不能適應，他面對著的是理家、洗衣、煮飯等除了工作之外附帶的工作，週末還加上買菜、雜務等，所以離婚的男人，很快就會再婚或結交新女友，當然他們的機會也比女人多些，通常找到比自己太太更年輕的女人再婚，也許，再犯同一個錯誤，幾年後，再離婚。

女權運動，多少喚起了一些婦女們的自我估價，她們走出家庭，投入一個新的環境，沒有了丈夫和兒女的束縛，似乎促成她們更大的野心和成就，却也加深了不少孤獨。離婚率的高張，使一些已有工作或事

業的女人，或家庭主婦，走出了一個有形的桎梏——家，而投入了另一個無形的牢籠——孤獨。

據作者統計，在所有離婚的男女中，有百分之四十有一個或兩個孩子，有百分之二十有三個或更多的孩子，那麼，離婚所造成的影響，就不僅僅是孤獨的男女，而是更多無助的、需要愛護的孩子們，不管他們是嬰兒，或是成長中的兒童及青少年，這種孤獨、無助更深切的傷害著他們。



教育兒女對離婚的男人是一大難題，他要忍住自己的孤獨來與孩子一起生存。

孩子們

目前，在美國約有七百萬十八歲以下的孩子、青少年們，正承受著離婚的後果。

他們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，他們跟著父親或母親再婚，而走入一個新的家庭。新的環境，帶給他們的不慣和困擾正如再婚的父母一樣，大家都需要適應。孩子們的問題，父親或母親無暇顧及，孩子們的存在，又多少喚起了過去不快的婚姻生活，因此，孩子們成了一個多餘或困擾的目標。當孩子們感覺到被冷落或被憎厭時，另一個問題又產生了：幼小的孩子，也許以哭鬧或極端的沉默來對抗，成長中的青少年，就以反叛或肇事來報復，也因此，吸毒、犯罪、撞車、墮胎等少年犯罪層出不窮。

然而，比此更難的是離婚後的父或母，獨當一面的身兼父母雙職。他（她）們未再婚，一面工作養家，一面教養孩子，他（她）們，身心俱憊，孩子們能得到愛及關注也是少之又少。心理學家因此指出，幼小的孩子，往往種下心理不平衡之因，而成長中的青少年，更承受著孤獨和徬徨。

青少年，無疑的是一個寂寞的象徵，他不再年幼，却又不够成熟，既不是小孩，也不是大人。他不能依賴父母，又不够堅强到獨當一面應付一切。父母如未加以扶導，待之如父、如師、如友，面面俱到，而只是嚴峻的扮演著雙親大人的威風，青少年心理的徬徨和無依就更深。不僅是離婚的父母，即使家庭健全的父母，也不應忽略職責，而種下不良的後果。

看完全書，不禁思索多日，各種問題盤旋腦中，久久不去。離婚，孤獨的男女，無助的孩子們，現代生活中最眞實，最殘酷的寫照，原不足爲怪，問題是，爲何離婚的人數日多？爲何寂寞的人們日增？爲何青少年的問題日趨嚴重？我們自己的社會正在日趨工業化，人的價值越來越渺小，是否有一天，我們的社會也會面臨這樣一個問題？許多值得提出討論的問題，使我深思良久。

離婚率的高漲，似乎是西方開放社會的一個象徵，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」，原本是人類最基本的人權，誰也不必勉强，問題是，正如作者所說，「我們的文化是以婚姻關係爲主的文化」（我想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皆然）那麼婚姻就不止是一男一女的單純關係，而是牽涉到親屬兒女。東方的教育不同於西方的著重個人色彩，所以我們隨時會聽到「相愛、相敬、相恕、相諒」。而西方的教育以及西方的文化在人與人相處中較少傳授「和諧」的關係，所以一旦兩人相處久了，銳角、衝突就生，即使親如夫妻也免不了互相憎厭和反目。當然離婚的原因很多，但基本上他們缺少東方「合諧」「圓滿」的哲理。中國人的「退一步海濶天空」的消極觀念，正如和西方的「活著就要爲自己著想」成了對比，如何巧妙運用就因人而異。今日我們的社會如此緊追不捨的跟著西方文明，是禍？是福？耐人尋思。

另一個造成美國孤獨男女日多的原因，除了離婚，破碎的家庭之外，與整個社會的流動性也有關，作者憂慮的提出美國缺少社會性人物足爲楷模，以致人們失去了追隨的目標，尤其是成長中的孩子，心目中的父母若不足爲榜樣，師生的關係又極公事化，那麼成長中不穩定的情緒何處伸訴？即使是成長了的男女，也有空虛之時，他（她）們遠離父母（現在美國青年大多另立門戶，即使未婚也少與父母同住），只有

追求友情、愛情。尤其是愛情，因爲友情在流動的美國社會是很難生根滋長。

我想特別强調的也就是友情，因爲愛情太濃郁、太狹小，而友情的範圍是又深又廣的，東西文化的不同在此也顯示出來，尤其是美國的社會，流動、變遷使孩子們沒有永恒的玩伴，他們對同性戀的敏感，也扼殺了友誼的成長。人，是羣居的動物，遠離了父母的管束，以爲可以自由自在了，事實上又忍受不住孤居的空虛，於是酒吧應運而生，人們到酒吧找人聲，找友伴，現在更發展成單身男女找臨時伴侶之處，但是，這解決得了內心之空虛？寂寞？妳帶了一個人回來同宿，肉體的接觸滿足了人性的慾念，但是問題仍是存在的。

作者在全書中，花了不少精力去報導酒吧及未婚或離婚男女的問題，我深深覺得，那些寂寞的心靈，眞正需要的並不是酒精的麻醉，性慾的滿足，而是心靈的溝通，但是，在今日繁忙的美國，誰會耐心聽你傾訴？除非你花一百元一小時去找心理醫生傾訴。所以當一個人孤獨無處，痛苦無處伸時，醫治椎心的疼痛只有上酒吧，暫時忘却一切。

當然，並非所有的美國人都如此，這些孤獨寂寞的人，大都是沒有自己的嗜好及心靈的寄託，以致沉淪、頹喪、消沉……。我相信在極度的工業化社會裏，心靈的寂寞，人際關係的冷淡是難免的，因此美國有許多社團、聚會、圖書館、音樂室或宗教團體等等。往往許多人在傷心孤獨之餘，得到再生的力量。所以，看完此書，我得到一個最深切的體會，一個有自己心靈寄託、精神生活的人，是不太會迷失自己的。問題是，如何引導一個社會，走向精神的領域，而不致爲物質所役。實在是一個值得研討的問題：「孤獨的美國人」正好是一個借鏡，值得我們深思警惕。

作者蘇珊妮哥頓女士，畢業於康奈爾及約翰哈金斯大學，曾任專欄作家，現專事寫作。